

◆回望

落满阳光的回忆

新邵县陈家坊镇中学287班 石晨婕

奶奶今年八十多岁了，已是满头白发。

如果人生是一条路，那么奶奶的人生路一定是坎坷曲折的。奶奶的父母生了近十个儿女，她是最小的，可最后只有她和四姐两姊妹活了下来。在她还不会走路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从小便和她母亲、姐姐一起干活。

到了该上学的年龄，看着别人背着书包上学，她也很羡慕，可她的懂事使她从没在母亲前透露出一星半点的渴望。后来她结了婚，但她这多舛的命运仍不打算放过她。爷爷年轻时很凶，常打她，但奶奶怕母亲为她担心，也只能忍着。她生有三个儿子，一个发高烧没了，一个好吃懒做，一个只会埋怨。奶奶年轻的时候受尽了委屈，等老了也享不了清福，她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

我是奶奶带大的。我一直很调皮，后来上了初中，便被妈妈从奶奶身边接走了。

一次，趁着放假，我回老家看望她。一进门，就看见爷爷在看电视。简单问候了几句后，我问奶奶哪去了。爷爷指了指一个房间。我顺着看过去，门是开着的，奶奶正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窗外天空仿

佛被烧过一般，挂着几根残破的红带子。奶奶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与天空的色彩刚好衬上。瘦小的身体使本就不大的衣服显得更大了，看起来像小孩偷穿大人的衣服一般。她静静地望着窗外，一脸平静。原先昏暗的房间里照进几束橘光。我悄悄走过去，轻轻靠在椅子旁。她似乎是察觉到了，侧过头来，看到我，瞬间惊讶地张开嘴。

“晨晨，你怎么回来啦！你不是去读书了吗，怎么回来啦？你才刚上初一，不可以请假，会让老师留下不好的印象的！”她慌张地问。

我笑道：“奶奶我已经初二啦！而且今天放假，没事的。”奶奶这才放心下来。

“奶奶，您刚刚在看什么啊？看得那么出神。”

奶奶马上笑着说：“我在看枣树，看它长得多好啊。”我看过去，窗外的枣树上有着郁郁葱葱的树叶。

“欸，我还记得你小时候总是吵着要吃枣，然后我就去帮你打。”

“哈哈，对啊，我当时好闹的。”

“才没有呢，多可爱啊。”

“欸，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为了吃枣，把你最喜欢的衣服扔到树上去了，您当

时拿着个扫帚追着我打。”

“啊？有吗？”

“有啦，您忘啦？”

“我只记得你小时候可乖了，老是跟在我屁股后面转，像个小尾巴似的。”

“我呀，一直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了。我妈妈对我好，丈夫对我好，儿子也孝顺，还有一个你这么可爱的好孙女……”说完奶奶脸上洋溢起了幸福的笑容。

“啊？可爷爷年轻时经常打你骂你啊？”我疑惑地说道。

“你这孩子，说什么呢。你爷爷对我可好了，他年轻时还常常骑单车载我呢！我坐在后面抱着他，穿过田间小道，可别提多美好了！还有还有，我还记得……”奶奶手舞足蹈地说着。我盯着奶奶，陷入了沉思。

奶奶的大部分记忆被枷锁封印住了。可她仅剩的记忆却不是关于她受了一辈子的苦，而是那仅存的几丝美好。那天阳光下奶奶的话语深深地刻在了我心里。我是多么希望时间能定格在那一瞬间，这样奶奶就能永远那么无忧无虑了，这样那天的阳光就能永远停留在奶奶的记忆里了。

（指导老师：侯振山）

◆心声

爸妈，你们听我说

武冈二初中1902班 刘岱恒

周末放学，我一回到家，就发现爸妈正在“冷战”。他们俩谁也不理谁，脸上布满了阴云。

我记得爸爸妈妈总是爱争吵的。不是吗？做饭的时候，妈妈又开始一边洗菜，一边摔东西唠叨了。爸爸坐在外面的沙发上抽闷烟，一声不响。也许是妈妈啰嗦个没完，爸爸实在是忍受不住了，就站起身来“大声回击”。至此，一场“家庭战役”拉开了序幕。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嗓门越来越大。我和弟弟像两只被人遗弃的小花猫，瞪着眼睛，可怜巴巴地呆坐在那里。我撇撇嘴，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望着弟弟在墙角缩成一团，我真想过去对爸妈说：“你们别吵了，你们知道吗？我们姐弟的心比你们更难受！”可是一想，晚辈是不应该对长辈说不礼貌的话的。

◆感悟

何必惆怅近黄昏

武冈二中高610班 邓瑶

“老师窗前有一盆米兰，小小的黄花藏在绿叶间，它不是为了争春才开花，默默地把芳香洒满人心田……”上午第四课时，我们教室里响起了一首饱含深情的歌，这是唱给我们朱老师的。

“谨以此歌，献给即将光荣退休的朱老师。”只见几个大字工整地写在黑板上。教语文的朱思良老师神态严肃，凝神静听，布满皱纹的眼角上闪着晶莹的泪光。朱老师早年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属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他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在武冈二中。曾有不少人觉得他教书有些“屈才”，就劝他改行从政。但他坚定不移，将一腔青春热血挥洒到教育一线，把自己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学生。

几十年来，他帮助过多少学生，我们无法数清；他指引了多少迷惘的心灵，我们也无从得知。已

我想去劝他们，可无形的恐惧使我沉重的步子无法向前移动。我只好向弟弟投去求助的目光，希望他去劝劝妈妈。可他却以哀求的目光望着我，仿佛对我说：“姐，你去劝劝他们吧！”弟弟揉着眼睛，我猛然发现他脸上流淌着晶莹的泪水。我努力地向他点点头，然后迈开沉重的步子向爸妈走去。

争吵还在继续着，我用那微弱而又发抖的哭腔向爸妈说：“你们别吵了，有什么事好好商量，何必吵呢？”可我的话哪里能顶得上爸妈的“火力”呢？我马上被他们的话顶了回来。我沮丧地走出屋子，心里像针扎一样难受，却再也抑不住内心的痛苦，蹲在地上大哭起来。

爸妈呀，能不能听我说，请你们停止那无休无止的争吵！（指导老师：刘文娟）

◆成长

墨绿色的梦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谭宗

贫穷如果有色彩，那它应该是墨绿色的。贫穷是阻隔在眼睛和天空之间的一层墨绿色啤酒瓶，再美丽的蓝天，在墨绿色的渲染下，也只有怪异和丑陋。

那是我父亲去世的第一年，家里的经济条件困难到我一度以为自己要沦落到去街上讨饭的地步。那一年家里面吃的都是白米饭拌着老干妈，偶尔也会煮上一根胡萝卜。而远在老家的奶奶被二叔接到了广东，接到了我们住的地方，因为不想让她独自一个人接受丧子的痛苦。至少在广东，还有我这么一个大孙子能陪陪她。

她是个残疾人，身体的每个关节都是扭曲变形的，走路只能一拖一扫，膝盖根本是无法动弹的。她是一个绝对坚强的妇女，我爷爷在她四十多岁的时候撒手而去，如今又白发人送黑发人，人间的悲剧都被她尝了个遍，但她依旧选择乐观地活下去。

她会带着我到街上捡废品卖钱，那时候我整个暑假都是提着蛇皮袋早早出门，到了天黑才能回家。只要看到别人把喝剩下的饮料扔在街边，我就会视若珍宝地把其中的饮料倒掉，然后将饮料瓶扔进蛇皮袋里，这也是值两分钱的。

我的童年大概就是这样的，捡废品，卖废品，在冗长的街巷里拖着蛇皮袋，扫视一切可能藏着瓶瓶罐罐的角落。

大多数时候，我都是跟在奶奶的身后。她一瘸一拐，我也不敢走太快。她捡塑料瓶，我捡玻璃瓶。玻璃瓶值钱很多，一个大约就有七八分钱了。蛇皮袋拖在地上，塑料瓶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那是我夏天听得最多的音乐。

太阳炙烤着大地，一长一短的两道影子，拖着洋洋洒洒的灰尘。我捡起一只玻璃瓶，好奇地把它举了起来。透过玻璃瓶，太阳是墨绿色的，还有些扭曲，光线游离在啤酒瓶里，所看到的建筑、车子、人群，都是怪诞的墨绿色。人们的眼神也是那样的奇怪，有怜悯，有好奇，有害怕。

在仰望天空的那一刻，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命运对我的恶意。我没有朋友，因为他们不会和一个成天待在垃圾堆里的小孩玩。我没有父亲，连看到一个小女孩牵着她父亲的手从我身边走过，我都能羡慕到失神。我没有富裕的家庭，为什么别人朝爸妈撒个娇就能要来两块钱去超市买冰棍，而我却要大汗淋漓，辛辛苦苦才能赚到那两块钱。

在墨绿色的世界里，我能看到一切，却看不到那个步履蹒跚的自己。我想变得有钱，变得富有，不用再捡废品为生，可以坐在舒服的大沙发上看电视，可以吃一顿丰盛的晚餐……

（指导老师：杨玉如）

诗 园

朝

暮

隆回县桃花坪中学429班 廖怡婧

亲爱的你
又躲在哪儿发着呆
你看春风又吹
海棠在偷偷地绽放

亲爱的你
又躲在哪儿发着呆
你看蜻蜓轻吻着池面
菖菖在悄悄盛开

亲爱的你
又躲在哪儿发着呆
你看枫叶慢慢变红
大街小巷上弥漫着炒板栗的香味

亲爱的你
什么时候回来
你看白雪覆盖着整个世界
唯有疏影在枝头傲然绽开

你看
南风未起
晚风捎信
写尽千山
行遍故里
只为做一个吹到西洲的梦

题丰收节

城步第二民族中学枫岭文学社

胡名健

稻浪泛金光，桂花满院香。
不知秋节至，白露渐天凉。

（指导老师：钟永发 贺智华）

——【越调·天净沙】——

相 思

城步第二民族中学枫岭文学社 刘湘

光阴似箭如梭，门前紫燕回窝，心里愁思许多。琴弦弹错，相思泪哪儿泼。（指导老师：邓星焱 张小俊）



晚归

易江波 摄

◆记录

听，风中乐曲

石周鑫

清晨的铃声，刺破了节日的美梦。父亲打电话说，明天要去婆婆家帮忙杀猪。中秋登宝鼎山的计划，突如其来提前。我驾车跋涉几个小时，赶到了家。父亲在家门口耐心迎候。坐上父亲宽大的越野车，我们便奔向目的地——宝鼎山。气象预报显示，中秋三天有雨。途中我担心着，这场期待已久的亲子旅行，会不会被雨水搅乱。

山路狭窄崎岖，父亲在每个转弯处长按喇叭提示。穿过蜿蜒曲折的山路，云雾渐散，远处的发电风车若隐若现。山路百折千回，却有条可循，每条路都通向对应的山顶。我们驾车缓慢穿过在路中悠闲散步的牛，此刻宝鼎山的美丽风景近在眼前。山顶缕缕阳光刺透乌云，苍翠的青山绵绵起伏，巨大的风车迎风招展。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人类的工业文明完美融合。

阳光透过云层刺入我的瞳孔，把我从神游中拉回现实。光影瞬息万变，我拿出相机抢拍这美丽风光。这座山已不是第一次和父亲攀登了，我们见证过它的春夏秋冬，它也见证了我们的父子不同时段的心情。当年急于登上山顶的那个少年，如今学会了放慢脚步欣赏沿途的风景，感受每迈出一小步视野的变化，双脚踏实踩在草地的感觉，风的声音与云的去向。

太阳缓缓落下，把天空染成橙色。不一会儿太阳完全躲进山后，深蓝色占据了整片天空，带点伤感，带点忧愁。忽然白色大雾从山的另外一边迅速包围过来，就连忧伤的蓝色也敌不过它。白色遮盖了所有的色彩，也遮盖了我们来时的路。我和父亲果

断提前下山往泊车地点奔跑。

第二天上午11时，阳光明媚，我与父亲又奔向宝鼎山。

我将相机参数调试好，手把手教父亲运镜。烈日炎炎下，父亲放下手中的遮阳伞，双手握持稳定器，一步一步平稳运镜。父亲学习新事物很有耐心，每拍完一段给我检查一遍，让我严格把关，一直拍到让我满意为止。对于父亲快速的进步，我丝毫藏不住对他的夸赞。之后，父亲拿出萨克斯在这广阔的天地间吹奏，我跟着音乐跳起了舞。莽莽青山宽广无人，不用在意任何人的感受。

当年，初学萨克斯的父亲模样略显笨拙，吹弹每一个音符感觉都透出吃奶的劲，在家虽然隔了两个房间，但那穿透力极强的音符逼迫我出门逃避。父亲担心吹萨克斯打扰到邻居，他开始到户外“无人区”练习。清晨与黄昏，河畔与凉亭，都有我父亲吹奏萨克斯的身影。

在外地学习工作的我，时常收到父亲发来的他演奏歌曲的视频，也收到过朋友们拍摄的我父亲吹奏萨克斯的照片——挺着个大肚子，坐在江畔，很是陶醉。他自嘲自励地说，对于所热爱的艺术，不要为别人的评头品足所动摇，要以信念去坚守。

落日余晖下，父亲站在山峰之巅，张过头度地演奏歌曲。夕阳搭在他的肩头，风也跑来伴奏，小草随乐起舞……晚霞照耀着万物，自然也沐浴着我们。在山顶，我与父亲的剪影，构成山的一部分。

（石周鑫，任职于邵阳日报社）